

# 史記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二	漢
二	〇	〇	書

庫 文 閣 内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二	漢
二	〇	〇	書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2130	
冊 數	240	(	7)
函 號	282		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之伐紂而高封於

畢杜預曰畢在長安縣西北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

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伐

霍滅魏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

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天子曰兆民諸

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滿數其必有眾初畢萬卜事晉遇屯之

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畢萬封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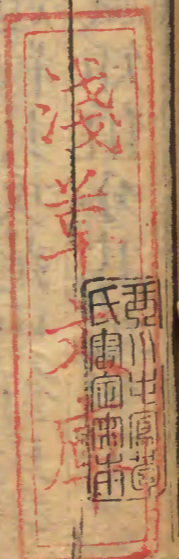
晉獻公卒四子爭更立晉亂而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

生武子魏武子以魏諸子事晉公子重耳晉獻公之二十一年武

子從重耳出亡十九年反重耳立為晉文公而令魏武子襲魏氏

淺草

氏書圖冊





之後封列爲大夫治於魏生悼子魏悼子徙治霍生魏絳魏絳事  
晉悼公悼公三年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魏絳修辱楊干悼公  
怒曰合諸侯以爲榮今辱吾弟將誅魏絳或說悼公悼公止卒任  
魏絳政使和戎翟戎翟親附悼公之十一年曰自吾用魏絳八年  
之中九合諸侯戎翟和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然後受之徙治安  
邑魏絳卒諡爲昭子徐廣曰世本曰莊子生魏羸羸生魏獻子獻子事晉昭公  
昭公卒而六卿強公室卑晉頃公之十二年韓宣子老魏獻子爲  
國政晉宗室祁氏羊舌氏相惡六卿誅之盡取其邑爲十縣六卿  
各令其子爲之大夫獻子與趙簡子中行文子范獻子竝爲晉卿  
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後四歲趙簡子以晉陽之亂也而與韓  
魏共攻范中行氏魏獻子生魏侈魏侈與趙鞅共攻范中行氏魏  
侈之孫曰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共伐滅知伯分其地桓子之

孫曰文侯都

徐廣曰世本曰斯也

魏文侯元年秦靈公之元年也與韓武子趙

桓子周威王同時六年城少梁十三年使子擊圍繁龐出其民十  
六年伐秦築臨晉元里十七年伐中山使子擊守之趙倉唐傅之  
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田子方不爲禮子  
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  
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  
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躡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  
去西攻秦至鄭而還築維陰合陽二十一年魏趙韓列爲諸侯二十  
四年秦伐我至陽狐二十五年子擊生子罃文侯受子夏經藝客  
段干木過其閭未嘗不軾也秦嘗欲伐魏或曰魏君賢人是禮國  
人稱仁上下和合未可圖也文侯由此得譽於諸侯任西門豹守  
鄴而河內稱治魏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教寡人曰家貧則思良



妻國亂則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徐廣曰文侯弟名成二子何如李克對曰臣

聞之卑不謀尊疎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當命文侯曰先生

臨事勿讓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

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

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璜之家翟璜

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李克曰魏成子為相矣翟

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覩記臣何負於魏成子西河之守臣

之所進也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君謀欲伐中山臣進樂羊

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君之子無傳臣進屈侯鮒臣何以

負於魏成子李克曰且子之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周以求大

官哉君問而置相非成則璜二子何如克對曰君不察故也居視

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為相也且子安得

與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東

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子之所進五人者

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子比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

對願卒為弟子二十六年虢山崩壅河徐廣曰在陝西案地理志曰弘農陝西縣故虢國北號在太陽東號在滎陽三

十二年伐鄭城酸棗敗秦於注司馬彪曰河南滎縣有注城也三十五年齊伐取我襄

陵徐廣曰今在河南平陽縣也三十六年秦侵我陰晉徐廣曰今在華陰三十八年伐秦敗我武

下得其將識是歲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魏武侯元年趙敬侯

初立公子朔為亂不勝奔魏與魏襲邯鄲魏敗而去二年城安邑

王垣徐廣曰垣縣有王屋山也七年伐齊至桑丘九年翟敗我於滄使吳起伐齊至

靈丘齊威王初立十一年與韓趙三分晉地滅其後十三年秦獻

公縣櫟陽十五年敗趙北蘭十六年伐楚取魯陽武侯卒子罃立



是為惠王惠王元年初武侯卒也子營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

頎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營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君

亦聞之乎今魏營得王錯徐廣曰汲冢紀年惠王二年魏大夫王錯出奔韓也挾上黨固牛國也因

而除之徐廣曰除作倍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

以伐魏戰於濁澤徐廣曰長社有濁澤魏氏大敗魏君圍趙謂韓曰除魏君立

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

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强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

矣趙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

二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

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徐廣曰齊世家云獻

觀以和齊年表曰伐魏取觀今之衛縣也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武堵為秦所敗徐廣曰秦年表曰收韓魏洛陰六年

伐取宋儀臺徐廣曰儀臺作義臺九年伐敗韓於澮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

座

徐廣曰年表云虜我太子也

取龐秦獻公卒子孝公立十年伐取趙皮牢彗星見

十二年星晝墜有聲十四年與趙會鄆十五年魯衛宋鄭君來朝

十六年與秦孝公會社平侵宋黃池宋復取之十七年與秦戰元

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邯鄲趙請救於齊齊使田忌

孫臏救趙敗魏桂陵十九年諸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二十

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一年與秦會彤趙成侯卒徐廣曰年表云二十

七年丹封名會丹魏大臣也二十八年齊威王卒中山君相魏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

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

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曰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宋謂太子曰臣有百

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

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



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泝者眾太子雖欲還

恐不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

戰敗於馬陵徐廣曰在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三十一年

秦趙齊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

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徐廣曰今浚儀

駟案汲冢紀年曰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以公子赫為太子三十三年秦季公卒商君亡

秦歸魏魏怒不入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地理志沛郡有平阿縣也惠王數

被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

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

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劉熙曰叟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辱幸至弊邑之廷

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

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

矣何以利為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甄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襄

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徐廣曰今薛縣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徐廣曰五年

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彫陰徐廣曰在上郡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

地六年與秦會應徐廣曰潁川父城有應鄉也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陘

山徐廣曰在密縣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

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齧桑徐廣曰在梁與彭城之間十三

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

卒子哀王立張儀復歸秦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今王者魏惠成王子案太史公書惠成王但言惠王惠王子曰襄王

襄王子曰哀王惠王三十六年卒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為五十二年今案古文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哀王元年五國共攻秦不勝而去二年齊敗我觀

津五年秦使樗里子伐取我曲沃走犀首岸門徐廣曰潁陰有岸亭六年秦求

立公子政為太子與秦會臨晉七年攻齊徐廣曰年表云擊齊虜釐子於濮也與秦伐燕



八年伐衛拔列城二衛君患之如耳見衛君曰請罷魏兵免成陵君可乎衛君曰先生果能孤請世世以衛事先生如耳見成陵君曰昔者魏伐趙斷羊腸拔閼與徐廣曰在上黨約斬趙趙分而為二所以不亡者魏無從主也今衛已迫亡將西請事於秦與其以秦驛衛不如以魏驛衛衛之德魏必終無窮成陵君曰諾如耳見魏王曰臣有謁於衛衛故周室之別也其稱小國多寶器今國迫於難而寶器不出者其心以為攻衛驛衛不以王為主故寶器雖出必不入於王也臣竊料之先言驛衛者必受衛者也如耳出成陵君入以其言見魏王魏王聽其說罷其兵免成陵君終身不見九年與秦王會臨晉張儀魏章皆歸於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張儀犀首薛公楚相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然相者欲誰而君便之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

請為君北必相之昭魚曰奈何對曰君其為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代曰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必右秦而左魏犀首相必右韓而左魏薛公相必右齊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便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若太子之自相太子之自相是三人者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欲得丞相璽也以魏之強而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莫若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告之太子果相魏十年張儀死十一年與秦武王會應十二年太子朝於秦秦來伐我皮氏未拔而解十四年秦來歸武王后十六年秦拔我蒲反陽晉封陵十七年與秦會臨晉秦予我蒲反十八年與秦伐楚徐廣曰二十年與齊王會於韓二十一年與齊韓共敗秦軍函谷徐廣曰一曰河渭絕二十三年秦復予我河外及封



陵爲和哀王卒子昭王立昭王元年秦拔我襄城二年與秦戰我  
不利三年佐韓攻秦秦將白起敗我軍伊闕二十四萬六年予秦  
河東地方四百里芒卯以詐重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八年  
秦昭王爲西帝齊湣王爲東帝月餘皆復稱王歸帝九年秦拔我  
新垣曲陽之城十年齊滅宋宋王死我湫十二年與秦趙韓燕共  
伐齊敗之濟西湣王出亡燕獨入臨菑與秦王會西周十三年秦  
拔我安城兵到大梁去徐廣曰十  
四年大水十八年秦拔我郢楚王徙陳十九年  
昭王卒子安釐王立安釐王元年秦拔我兩城二年又拔我二城  
軍大梁下韓來救予秦湫以和三年秦拔我四城斬首四萬四年  
秦破我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我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南  
陽徐廣曰  
在脩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  
使欲地者制璽使欲璽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

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  
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  
止矣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九年  
秦拔我懷十年秦太子外質於魏死十一年秦拔我鄆丘徐廣曰鄆  
丘一作廩  
丘又作邢丘鄆  
丘今爲宋公孫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始孰強對曰不如始強  
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王曰以孟嘗芒  
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  
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  
旗馮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晉六卿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  
行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  
湛者三版知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爲參乘知伯曰吾始不知  
水之可以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



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知氏地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兵雖強不能過知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也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齊楚相約而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而秦救不至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已唐睢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為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彊足以為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未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彊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於是秦昭王遽為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危棟上也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我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地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羣臣莫以聞則



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

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

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

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

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闕與之事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

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

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徐廣曰楚之險塞也徐廣曰或以為今江夏鄖縣

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為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徐廣曰無此字

召陵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秦固有懷茅徐廣曰在

邢丘徐廣曰在平丘城境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徐廣曰汲縣屬河內有鄭地

得垣雍徐廣曰垣雍城在卷縣卷縣屬魏也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

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徐廣曰召陵有安陵郡征羌有安陵亭也秦之欲誅之

久矣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而亡之繞

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

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

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徐廣曰林鄉在宛縣

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圍中徐廣曰作城也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徐廣曰

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

郊北至平監徐廣曰平縣屬河南平或作平字史記齊闕止作監字闕在東平須昌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

外河內大縣數十徐廣曰一作百名郡數百徐廣曰一作十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

而禍若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而

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

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饒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



天下鴈行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効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而又與疆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甯徐廣曰朝歌有甯鄉使道安成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二十年秦圍邯鄲信陵君無忌矯奪將軍晉鄙兵以救趙趙得全無忌因留趙二十六年秦昭王卒三十年無忌歸魏率五國兵攻秦敗之河外走蒙驁魏太子增質於秦秦怒欲囚魏太子增或為增謂秦王曰公孫喜固謂魏相

曰請以魏疾擊秦秦王怒必囚增魏王又怒擊秦秦必傷今王囚增是喜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而合魏以疑之於齊韓秦乃止增

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立太子增是為景湣

王信陵君無忌卒景湣王元年秦拔我二十城以為秦東郡二年

秦拔我朝歌衛徙野王徐廣曰衛徙漢陽徙野王三年秦拔我汲五年秦拔我垣蒲

陽衍徐廣曰十二年獻城秦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元年燕太子丹使

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徐廣曰二年新鄭友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列女傳曰秦殺假遂

滅魏以為郡縣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之武晉益平

師至於寸余以然不然天次令秦不城內其業未及驥驪既則  
策三日其對王請制殺其驥驪昔昔曰驥以不用計刻殺其驥  
大夫公曰吾與對大樂之獄獄中入曰秦之與驥民西驥而大  
驥驥以然驥驥

師師陳秦王秦王覺之平林漢文三平秦擊大樂王對秦殊對殺

王計刻昔無忌卒景都王卒王對立王對王對王對王對王對

三十一平秦王如立三十四平安王卒立太子曾景景春

曾景喜之信中也對不昔貴曾而合驥以錄之於齊韓秦以止曾

曰昔以驥驥驥秦秦王怒必凶曾驥王又怒驥秦秦必對今王四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西川形勝  
氏制府

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  
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韓厥晉景公之三年晉司寇  
屠岸賈將作亂誅靈公之賊趙盾趙盾已死矣欲誅其子趙朔韓  
厥止賈賈不聽厥告趙朔令亡朔曰子必能不絕趙祀死不恨矣  
韓厥許之及賈誅趙氏厥稱疾不出程嬰公孫杵臼之藏趙孤趙  
武也厥知之景公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敗齊頃公  
於鞍獲逢丑父於是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卿之位號為獻子晉  
景公十七年病卜大業之不遂者為崇韓厥稱趙成季之功今後  
無祀以感景公景公問曰尚有世乎厥於是言趙武而復與故趙  
氏田邑續趙氏祀晉悼公之十年韓獻子老獻子卒子宣子代宣



子徙居州晉平公十四年吳季札使晉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  
趙矣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晉定  
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子貞子代立貞  
子徙居平陽貞子卒子簡子代徐廣曰史記多無簡子莊子而云貞子生康子班氏亦同簡子卒子莊  
子代莊子卒子康子代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  
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卒子武子代武子二年伐鄭殺其君幽公  
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景侯虔元年伐鄭取雍丘二年鄭敗我  
負黍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九年鄭圍我陽翟景侯卒子列  
侯取立列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徐廣曰六年救魯也九年秦伐我宜陽取  
六邑十三年列侯卒子文侯立是歲魏文侯卒文侯二年伐鄭取  
陽城伐宋到彭城執宋君七年伐齊至桑丘鄭及晉九年伐齊至  
靈丘十年文侯卒子哀侯立哀侯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

因徙都鄭六年韓嚴弒其君哀侯而子懿侯立懿侯二年魏敗我  
馬陵五年與魏惠王會宅陽九年魏敗我澮徐廣曰大雨三月也十二年懿侯

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秦敗我西山二年宋取我黃池徐廣曰在平丘魏取

朱六年伐東周取陵觀邢丘八年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

治諸侯不來侵伐十年韓姬弒其君悼公十一年昭侯如秦二十

二年申不害死二十四年秦來拔我宜陽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

宜白許慎曰屈宜白楚大夫在魏也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今年

旱昭侯不以此時卹民之急而顧益奢此謂時紕舉羸徐廣曰時襄二耗而作奢

十六年高門成昭侯卒果不出此門子宣惠王立宣惠王五年張

儀相秦八年魏敗我韓舉十一年君號爲王與趙會區鼠十四年

秦伐敗我鄆徐廣曰潁川鄆陵縣音於乾反十六年秦敗我脩魚虜得韓將鯁申差於



濁澤

徐廣曰云鯁中差長杜有濁澤

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

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為和於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

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

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

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

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為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

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

必德王也必不為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

為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

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

警四境之內興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

謂韓王曰不穀國雖小已悉發之矣願大國遂肆志於秦不穀將

以楚徇韓韓王聞之大說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

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

王必為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

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

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

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救不至韓十九年

大破我岸門徐廣曰穎陰有岸亭太子倉質於秦以和二十一年徐廣曰周王赧之三年也與秦

共攻楚徐廣曰圍景也敗楚將屈丐斬首八萬於丹陽是歲宣惠王卒太

子倉立是為襄王徐廣曰一曰周赧王六年韓襄哀王三年張儀死赧王九年襄哀王六年秦昭王立襄王四年與秦武

王會臨晉其秋秦使甘茂攻我宜陽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萬

秦武王卒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九年秦復取我武遂十年太子嬰

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朝秦而歸徐廣曰與秦會臨晉因至咸陽而還十一年秦伐我取穰與秦伐楚敗楚將唐



時十二年太子嬰死公子咎公子蟻蚩爭為太子時蟻蚩質於楚

蘇代謂韓咎曰蟻蚩亡在楚楚王欲內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

城之外公何不令楚王築萬室之都雍氏之旁徐廣曰在陽翟韓必起兵以

救之公必將矣公因以韓楚之兵奉蟻蚩而內之其聽公必矣必

以楚韓封公也韓咎從其計楚圍雍氏徐廣曰秦本紀惠王後元十三年周赧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齊湣王十二年

皆云楚圍雍氏紀年於此亦說楚景翠圍雍氏韓宣王卒秦助韓共敗楚屈丐又云齊宋圍黃粟皆與史記年表及田完世家符同然則此卷所云襄王十二年韓咎從其計以上是楚後圍雍氏

赧王之十五年事也又說楚圍雍氏韓求救於秦秦未為發使公孫昧入韓

公仲曰子以秦為且救韓乎對曰秦王之言曰請道南鄭藍田出

兵於楚以待公殆不令矣公仲曰子以為果乎對曰秦王必祖張

儀之故智徐廣曰祖者宗之習之謂也故智猶前時謀計也楚威王攻梁也張儀謂秦王曰與楚

攻魏魏折而入於楚韓固其與國也是秦孤也不如出兵以到之

魏楚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其狀陽言與韓其實陰善楚公

待秦而到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必易與公相攻也公

戰而勝楚遂與公乘楚弛三川而歸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守之

公不能救也竊為公患之司馬庚徐廣曰一作唐三反於郢甘茂與昭魚徐廣曰

曰楚相國遇於商於其言收璽實類有約也公仲恐曰然則奈何曰公必

先韓而後秦先身而後張儀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齊楚必委

國於公公之所惡者張儀也其實猶不無秦也於是楚解雍氏圍

徐廣曰甘茂傳曰楚懷王以兵圍韓雍氏韓使公仲告急於秦秦昭王新立不肯救甘茂為韓言之乃下師於轍以救韓也又云周赧王十五年韓襄王十二年秦擊楚斬首一萬敗楚襄城殺景

缺周本紀赧王八年之後云楚圍雍氏此當韓襄王十二年魏哀王蘇代又謂秦太后

弟芊戎徐廣曰號新城君曰公叔伯嬰恐秦楚之內蟻蚩也公何不為韓求

質於楚楚王聽入質子於韓則公叔伯嬰知秦楚之不以蟻蚩為

事必以韓合於秦楚秦楚挾韓以窘魏魏氏不敢合於齊是齊孤

也公又為秦求質子於楚楚不聽怨結於韓韓挾齊魏以圍楚楚



必重公公挾秦楚之重以積德於韓公叔伯嬰必以國待公於是  
蟻蟲竟不得歸韓韓立咎為太子齊魏王來十四年與齊魏王共  
擊秦至函谷而軍焉十六年秦與我河外及武遂襄王卒太子咎  
立是為釐王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秦敗我二十四萬  
虜喜伊闕五年秦拔我宛六年與秦武遂地二百里十年秦敗我  
師於夏山十二年與秦昭王會西周而佐秦攻齊齊敗潛王出亡  
十四年與秦會兩周間二十一年使暴戡救魏為秦所敗戡走開  
封二十三年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救韓相國謂陳筮  
徐廣曰一作筮曰事急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  
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是可以為公之主使乎夫冠  
蓋相望告敝邑甚急公來言未急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  
佗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公無見王請今發兵救韓八日而

至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子桓惠王立桓惠王元年伐  
燕九年秦拔我陘城汾旁十年秦擊我於太行我上黨郡守以上  
黨郡降趙十四年秦拔趙上黨殺馬服子卒四十餘萬於長平十  
七年秦拔我湯城負黍徐廣曰負黍在湯城二十二年秦昭王卒二十四年秦  
拔我城皐滎陽二十六年秦悉拔我上黨二十九年秦拔我十三  
城三十四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  
使秦秦留非因殺之九年秦虜王安盡入其地為潁川郡韓遂亡  
太史公曰韓厥之感晉景公紹趙孤之子武以成程嬰公孫杵臼  
之義此天下之陰德也韓氏之功於晉未覩其大者也然與趙魏  
終為諸侯十餘世宜乎哉

夫大廉公之戰以澤出國故春秋曰然人殺廉公故陳







恐禍及已完故奔齊齊桓公欲使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  
檐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  
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竝于  
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完之奔齊齊桓公立十四年矣  
完卒諡爲敬仲仲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爲田氏徐廣曰應劭云始食  
菜地由是田穉孟夷生潛孟莊徐廣曰一作莊田潛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  
改姓田氏事齊莊公晉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與田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宇田桓子無宇有力事  
齊莊公甚有寵無宇卒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田釐子乞事齊景公  
爲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  
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晏子數  
諫景公景公弗聽已而使於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

於田氏矣晏嬰卒後范中行氏反晉晉攻之急范中行請粟於齊  
田乞欲爲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  
可不救齊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景公太子死後有寵姬曰芮子  
生子荼徐廣曰一作粥子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與高昭子以子荼爲太子  
景公卒兩相高國立荼是爲晏孺子而田乞不說欲立景公佗子  
陽生陽生素與乞歡晏孺子之立也陽生奔魯田乞僞事高昭子  
國惠子者每朝代參乘言曰始諸大夫不欲立孺子孺子旣立君  
相之大夫皆自危謀作亂又給大夫曰高昭子可畏也及未發先  
之諸大夫從之田乞鮑牧與大夫以兵入公室攻高昭子昭子聞  
之與國惠子救公公師敗田乞之衆追國惠子惠子奔莒遂返殺  
高昭子晏孺子奔魯田乞使人之魯迎陽生陽生至齊匿田乞家  
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幸而來會飲會飲田氏田乞盛



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盟立之田乞誣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也鮑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鮑牧恐禍及已乃復曰皆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乞之家是爲悼公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悼公既立田乞爲相專齊政四年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弑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爲簡公田常成子與監正監一作闕俱爲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

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爲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難田氏之徒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殺簡公簡公立四年而殺於是田常立簡公弟騫是爲平公平公卽位田常爲相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徐廣曰安平在北海至琅邪自爲封邑封邑大於

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長子七尺以上爲後宮後宮以

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田

常卒子襄子盤徐廣曰一作鑿代立相齊常諡爲成子田襄子既相齊宣公

三晉殺知伯徐廣曰宣公三年時也分其地襄子使其兄弟宗人盡爲齊都邑大

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襄子卒子莊子自立田莊子相齊宣

公宣公四十三年伐晉毀黃城圍陽狐明年伐魯葛及安陵明年

取魯之二城莊子卒子太公和立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

取魯之邾明年宣公與鄭人會西城伐衛取毋丘宣公五十一年

卒田會自廩丘反宣公卒子康公貸立徐廣曰十一年伐魯取穀貸立十四年淫於

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明年

魯敗齊平陸徐廣曰東平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徐廣曰康公之十六年求爲諸

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爲諸侯周天

子許之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爲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齊侯太

公和立二年和卒徐廣曰伐齊破之子桓公午立桓公午五年秦魏攻韓韓

求救於齊齊桓公召大臣而謀曰蚤救之孰與晚救之騶忌曰不

若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若救之田臣思曰

過矣君之謀也秦魏攻韓楚趙必救之是天以燕予齊也桓公曰

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爲得齊之救因與秦魏戰楚趙

聞之果起兵而救之齊因起兵襲燕國取桑丘六年救衛桓公卒

子威王因齊立是歲故齊康公卒絕無後奉邑皆入田氏齊威王

元年三晉因齊喪來伐我靈丘三年三晉滅晉後而分其地六年

魯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晉伐我至博陵七年衛伐我取薛陵九年趙

伐我取甄威王初卽位以來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



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  
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  
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  
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能  
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  
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  
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  
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餘年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  
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案劔曰夫子見容未察何  
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  
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攫之深徐廣曰以爪持也攫音已足反醜之愉者徐廣曰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  
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  
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  
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  
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  
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  
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  
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毋離前淳于  
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  
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徐廣曰一作乾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



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

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

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

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修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

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

封不久矣新序曰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騶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騶忌以為設以微辭騶忌必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騶忌淳于髡之徒禮踞

騶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騶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紳而去騶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耶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騶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則系能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居暮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二十三年與趙

王會平陸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

王曰無有梁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

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

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

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

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賈逵曰齊之北門西

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

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二十六

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救趙孰與

勿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段干朋曰不救則不義且不利威王曰

何也對曰夫魏氏并邯鄲其於齊何利哉且夫救趙而軍其郊是

趙不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乘魏之弊

威王從其計其後成侯騶忌與田忌不善公孫閱謂成侯忌曰公

何不謀伐魏田忌必將戰勝有功則公之謀中也戰不勝非前死

則後北而命在公矣於是成侯言威王使田忌南攻襄陵十月邯

鄲拔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彊於諸侯自稱為王



以令天下三十三年殺其大夫牟辛徐廣曰三十五年公孫閱又謂

成侯忌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

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乎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

之卜者驗其辭於王之所田忌聞之因遂率其徒襲攻臨淄求成

侯不勝而奔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元年秦用商

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

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

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

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

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

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

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

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徐廣曰嬰一作盼

孫子為帥救韓趙臣擊魏

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

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

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

復會甄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

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魏兵罷十八年秦惠王

稱王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

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

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

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

地立湣王元年秦使張儀與諸侯執政會於齧桑三年封田嬰於

薛四年迎婦於秦七年與宋攻魏敗之觀澤十二年攻魏楚圍雍

氏徐廣曰在陽翟屬韓

秦敗屈丐蘇代謂田軫曰臣願有謁於公其為事甚完

使楚利公成為福不成亦為福今者臣立於門客有言曰魏王謂



韓馮張儀曰徐廣曰韓之公仲侈也煮棗將拔徐廣曰在齊陰充胸齊兵又進子來救寡人則

可矣不救寡人寡人弗能拔此特轉辭也秦韓之兵毋東旬餘則

魏氏轉韓從秦秦逐張儀交臂而事齊楚此公之事成也田軫曰

奈何使無東對曰韓馮之救魏之辭必不謂韓王曰馮以為魏必

曰馮將以秦韓之兵東却齊宋馮因搏徐廣曰音專專猶并合制領之謂也三國之兵乘

屈丐之弊南割於楚故地必盡得之矣張儀救魏之辭必不謂秦

王曰儀以為魏必曰儀且以秦韓之兵東距齊宋儀將搏三國之

兵乘屈丐之弊南割於楚名存亡國實伐三川而歸此王業也公

令楚王與韓氏地使秦制和謂秦王曰請與韓地而王以施三川

韓氏之兵不用而得地於楚韓馮之東兵之辭且謂秦何曰秦兵

不用而得三川伐楚韓以窘魏魏氏不敢東是孤齊也張儀之東

兵之辭且謂何曰秦韓欲地而兵有案聲威發於魏魏氏之欲不

失齊楚者有資矣魏氏轉秦韓爭事齊楚楚王欲而無與地徐廣曰楚王欲

於韓馮張儀而東兵以徇服魏公常執左券以責於秦韓此其善

於公而惡張子多資矣十三年秦惠王卒二十三年與秦擊敗楚

於重丘徐廣曰表曰與秦擊楚使公子將大有功二十四年秦使涇陽君質於齊二十五年歸

涇陽君於秦孟嘗君薛文入秦即相秦文亡去二十六年徐廣曰孟嘗君為相

齊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二十八年秦與韓河外以和兵罷

二十九年趙殺其主父齊佐趙滅中山徐廣曰三十年田甲劫上相薛文走三十六年王

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注曰齊

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

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讓爭帝名無傷也秦稱之天下

小城北門也而此言東門不知為是一門非耶



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夫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為尊齊乎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為尊者也願王孰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為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宋與愛新城陽晉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為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為王也

齊疆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於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令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式結軼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式結軼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於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死於溫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并周室為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來伐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徐廣曰案其餘諸傳無楚伐齊事年表云楚取淮北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



舍之稱臣而共具潛王不遜衛人侵之潛王去走鄒魯有驕色鄒魯君弗內遂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潛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名姓爲莒太史敫徐廣曰音躍一音皎家庸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爲非恒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而與私通焉淖齒旣以去莒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潛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我潛王子也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係莒城而布告齊國中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王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淄齊故地盡復屬齊齊封田單爲安平君十四年秦擊我剛壽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

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遂圍邯鄲十六年秦滅周君王后卒二十三年秦置東郡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陽三十五年秦滅韓三十七年秦滅趙三十八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殺軻明年秦破燕燕王亡走遼東明年秦滅魏秦兵次於歷下四十二年秦滅楚明年虜代王嘉滅燕王喜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秦虜王建遷之共地理志河內有共縣遂滅齊爲郡天下壹并



於秦秦王政立號為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  
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  
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  
又多予金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  
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  
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  
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徐廣曰戰國策曰秦處建於共松柏間也疾建  
用客之不詳也

太史公曰蓋孔子晚而喜易易之為術幽明遠矣非通人達才孰  
能注意焉故周太史之卦田敬仲完占至十世之後及完奔齊懿  
仲卜之亦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  
漸然也蓋若遵厭兆祥云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藝文志  
氏周固鼎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徐廣曰陬音騶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紇所治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禱於尼

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

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

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蓋其慎也徐廣曰魯縣有闕里孔子所居也又有五父之衢也陬人輓父

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

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孔子年十七

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服虔曰聖人謂商湯滅

於宋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杜預曰弗父何孔父

杜預曰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

杜預曰弗父何孔父



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也元也何嫡嗣當立以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服虔曰正考父非父何之曾孫三命茲

益恭故鼎銘云杜預曰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服虔曰僂偃俯皆恭

敬之循牆而走杜預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杜預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

以糊余口杜預曰於是鼎中為饘粥饘粥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王肅曰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

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

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

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斥乎齊逐乎宋

衛困於陳蔡之間於是友魯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

而異之魯復善待由是友魯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

周魯君子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

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

富貴竊仁人之號王肅曰謙言竊仁者之名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

議人者也博辨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

已王肅曰身父母之有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

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

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備於齊

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

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

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殺爵之大夫起纍繼之中與

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孔子年

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鬪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

平子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

昭公乾侯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



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

周氏曰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齊人稱之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孔安國曰當此之時陳桓刺齊

君不君臣不臣故以此對也

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

粟吾豈得而食諸

孔安國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

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衰破產厚葬不可以為

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

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禮若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

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

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正卿最貴而氏為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也

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

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

卒於乾侯定公立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

井得土缶中若羊

韋昭曰羊生羊也故謂之怪也

問仲尼云得狗

韋昭曰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

仲尼曰

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聞

韋昭曰木石謂山也或云夔一足也或言獨足魍魎

水之怪龍罔象

韋昭曰龍神獸也非常見故曰罔象云罔象食人之名水腫

土之怪墳羊

唐固曰墳羊雌

雄未成者也

吳伐越墮會稽

韋昭曰會稽山

得骨節專車

韋昭曰骨節其長車中專置也

吳使使問仲尼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

韋昭曰禹致羣神謂山川之君

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韋昭曰防風氏連命後

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

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

王肅曰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侯

社稷為公侯

王肅曰社稷無山川之祀者直為公侯而已

皆屬於王者

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

韋昭曰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騶繆晉

大康元年改永安為武康縣今屬吳興郡

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

王肅曰周之初及當孔子之時其名異也

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僬僬氏二尺短之至也

韋昭曰僬



饒西南蠻之別名也按括地志在大秦國北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下篇曰十之謂三也也數極於此也於是吳客

曰善哉聖人桓子嬖臣曰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欲逐懷公山不狃止之孔安國曰不狃為季氏宰其秋懷益驕陽虎執懷桓子怒陽虎囚桓子

與盟而驛之陽虎由此益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是以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

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

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

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益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為

東周乎何晏曰與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也然亦卒不行其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

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夏齊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

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徐廣曰司馬彪曰今在祝其縣也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

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生肅曰會遇之禮禮之簡畧也揖讓而登

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旄羽被矛戟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

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

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焚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



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服虔曰三田汶陽田也龜山名陰之田得其田不得其山也杜預曰太山博縣北有龜山

孔子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

王肅曰高丈長丈口堵三堵曰雉

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服虔曰三都三家之邑也

杜預曰東平無鹽縣東南郕鄉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

氏之宮

服虔曰三子季孫孟孫叔孫也

服虔曰人有入及公

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服虔曰申句須樂頎魯大夫

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

姑蔑

杜預曰魯國下縣南有姑蔑城

杜預曰泰山鉅平縣東南有成城也

無孟氏也我將弗墮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

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

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烹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

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

王肅曰有司常供具職客求而有在也

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

盜致地焉犁鋤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

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

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

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

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騰乎大夫

王肅曰騰祭肉

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

屯在魯



也南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只可

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王肅曰言婦人之口請謁足以曼使人死敗故可以出走也蓋優哉游哉維

以卒歲王肅曰言仕不遇也故且優游以終歲師已及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

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主於子路妻

兄顏濁鄒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

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衛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

一入孔子恐獲罪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

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

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孔安國曰

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包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致死也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孔安國曰

文王雖已沒其文見在此此自謂其身也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孔安國曰

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馬融

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不能違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後

得去去即過蒲徐廣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

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

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誰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

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

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說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厭之

天厭之樂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羗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命也居衛月餘靈

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徐廣曰招

搖也翻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晏曰疾時薄於德厚於色故發此言也李充曰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徐廣曰年表定公

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三年孔子過宋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



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包氏

曰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

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

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王肅曰喪家之狗主人哀荒不見飲食故纍纍然而不得意孔子生於

亂世道不得行故纍纍然不得志之貌也韓詩外傳曰喪家之狗既斂而柳有席而祭顧望無人也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

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遂至陳主於司城貞

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

於吳吳敗越王句踐會稽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罍矢

長尺有咫韋昭曰隼鷩鳥今之鴟也楛木名箭鏃也以石爲之八寸曰咫楛矢貫之墜而死陳潛公使使問仲尼仲尼

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王肅曰九夷東方夷

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貢王肅曰各以其方面所有之財賄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

肅慎貢楛矢石罍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

韋昭曰大姬武王元女也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韋昭曰展重也王分謂若夏后氏之黃

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王肅曰使無忘服從於王也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

府果得之韋昭曰故府舊府也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疆更伐陳及吳侵陳

陳常被寇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

是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

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

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

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

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

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

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

之志王肅曰公叔氏欲以蒲適他國而男子欲死之不樂適他婦人有係西河之志王肅曰婦人恐懼欲係西河無戰意也吾所伐



者不過四五人

王肅曰本與公叔同畔者

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

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三年有成

孔安國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

者暮年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也

孔子行佛肸為中牟宰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趙簡子攻范

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

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

孔安國曰不人其國

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

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

不淄

孔安國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者也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中而不黑君子雖在濁亂不能污也

我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

何晏曰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言自食物常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帶一處

孔子擊磬有荷蕢而過

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何晏曰貴草器也有心謂其心也

硜硜乎莫已知也夫而已矣

何晏曰此硜硜信已而已言亦無益也

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

得其為人也有問曰有所穆然深息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

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

王肅曰黯黑貌

幾然而長

徐廣曰詩云頤而長兮

眼如望羊

王肅曰望羊望

也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

文王操也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

犢舜華之死也

徐廣曰或作鳴犢竇華也又作竇鳴犢舜華也

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

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

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

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況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為

陬操以哀之

王肅曰陬操琴曲名也

而反乎衛入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

孔安國曰軍陳行列之法

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鄭玄曰萬二千人為軍五



百人為旅軍旅未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未也

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立孫輒是為衛出公六月趙鞅內太子

蒯聵于戚陽虎使太子統八人衰絰偽自衛迎者哭而入遂居焉

冬蔡遷於州來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齊助衛圍戚

以太子蒯聵在故也夏魯桓釐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

之曰災必於桓釐廟乎服虔曰桓釐當毀而魯事非禮之朝故孔子聞有火災知其加相倍也已而果然秋季

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

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

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

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

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在

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孔安國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曰吾黨之小子狂者進取於大道妄穿鑿以成章不知所以

裁制當歸以裁耳子贛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誠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冉

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吳召之也前昭公

欺其臣遷州來後將往大夫懼復遷公孫翩射殺昭公徐廣曰哀公四年也楚

侵蔡秋齊景公卒徐廣曰哀公五年也明年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

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安國曰葉公名諸葉楚大夫食菜

於葉借稱公不對不知所以對也孔子問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

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去葉反於蔡長

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為隱者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柘廣五寸二長

沮曰彼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然曰是知

津矣馬融曰言數周流自如津處桀溺謂子路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子孔丘之徒

與曰然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



亂同舍此適彼 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何晏曰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辟人之法也

孔子孔子憮然 何晏曰為其不達已意而非已 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安國曰隱於山林是同羣 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 何晏曰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他日子路行遇荷篠丈人 包氏曰丈人老

者篠草 器名 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包氏曰

復往則亡 孔安國曰子路友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孔子遷於蔡 徐廣曰

年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

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

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

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

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安國曰興起也 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

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何晏曰濫溢也

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 時但不知小人窮則濫溢為非

非與 孔安國曰問今不然耶 孔子曰非也子一以貫之 何晏曰善有元事有會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 而一致知其元則眾善與也故不待學以知之

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 王肅曰言人不信吾豈以未仁故乎 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

行也 王肅曰言人不使通行而困窮者豈以我木智乎 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

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

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

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

能稼而不能為穡 王肅曰種之為稼斂之為穡言良農能善種之未必能斂獲之 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 王肅曰言

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 良工能巧而已不能每順人之意



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  
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夫子  
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  
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  
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  
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王肅曰宰主財者也為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  
子服虔曰昔籍也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  
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  
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  
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  
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

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楚昭王

卒於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伴狂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待聖君往者不可諫兮孔安國曰已往所來

者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已來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言已

孔子自楚及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其明

年與魯會繒徵百牢太宰嚭召季康子季康子使子貢往然後

得已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包氏曰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是時衛君

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

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包氏曰問往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馬融曰正百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包氏曰迂

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孔子之言遠於事也孔子曰野哉由也孔安國曰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



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孔安國曰禮以安上樂以移風二者

不行則有差刑濫罰也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

必可行王肅曰所名之事必可得明言所言之事必可得遵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其明年冉

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徐廣曰此哀公十一年也去吳會稽已四年矣年表哀公十年孔子自衛至陳也季康

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

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

至於此道雖累于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

召之則毋以小人固之則可矣而衛孔文子服虔曰文子衛卿也將攻太叔左傳曰太叔

叔名疾問築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鳥能擇木木豈能

擇鳥乎服虔曰鳥喻已木以喻所之國文子固止會季康子遂公華公賓公林以幣

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魯哀公問政

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曰舉直錯諸枉包氏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

枉者直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孔安國曰欲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

從其所令從其所好也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時周室微而

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

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

徵也包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

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何晏曰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者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則文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

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何晏曰太師樂官名也縱之純如何晏曰言五音

既發放縱盡其聲純和諧也皦如何晏曰言繹如也何晏曰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吾自衛

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鄭玄曰反魯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古者

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

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

十一



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

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章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

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眾孔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何晏曰四者有絕四毋意何晏曰以道為毋必何晏曰用之則行舍毋固何

曰無可無不可形質可舉以教毋我何晏曰述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所慎齊戰疾何晏曰此三者人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之不憤不啟舉

一隅不以三隅反則弗復也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排排乃後啟

辯言唯謹爾鄭玄曰唯辯而謹敬也朝與士大夫言闇闇如也孔安國曰中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孔安國曰和樂貌入公門鞠躬如也趨進翼如也孔安國曰言端好也君

召使儻鄭玄曰有賓客使迎之也色勃如也孔安國曰必變色君命召不俟駕行矣鄭玄曰急趨君

側未嘗飽也是日哭則不歌見齊衰瞽者雖童子必變包氏曰瞽音三人

行必得我師何晏曰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而從之不善而改之無常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

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孔安國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

後和之何晏曰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也子不語怪力亂神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鳥獲

章可得聞也何晏曰章明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修也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何晏曰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之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何晏曰言忽恍不可為形象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曰循循次序貌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我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蔑由也已孔安國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禮節節約我使我欲罷不能已竭吾才矣其有所立則卓

也誘進也言夫子正以此道進勸人學有次序也



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天子之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善誘猶不能及夫子所立也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五百家為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子聞之曰我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我執

御矣鄭玄曰聞人美之承以謙也吾執御者欲明六藝之學鄭玄曰御者弟子子牢也試牢曰子云不試故藝鄭玄曰御者弟子子牢也試

故多伎藝也曾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服虔曰大野數名魯田圃之常處蓋今鉅野是也叔孫氏車子鉏

商獲獸服虔曰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以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服虔曰麟非時所

不祥也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也明麟為仲尼至也今無此瑞吾已矣夫者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吾已矣夫孔安國曰聖人

不得見河圖八卦是也顏淵死孔子曰天喪予何休曰予我也天生顏淵為夫子輔及

西狩見麟曰吾道窮矣何休曰麟者太平之獸聖人之類也時得而死此天亦告夫子將殺之證故云爾喟然嘆曰莫

知我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何晏曰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

馬融曰孔子不用於世而下學而上達孔安國曰下學人事上達天命知我者其天乎何晏曰聖人

不怨天不知已亦不尤人德故曰唯謂柳下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包氏曰放言也置行中清

廢中權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融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

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

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

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

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

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

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劉熙

言行充實之道者也罪首明歲子路死於衛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

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鄭玄曰

山所哲人萎乎王肅曰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王肅曰傷道之不行也

夏人殯於東階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

兩柱之間予始殷人也後七日卒鄭玄曰謂聖人知命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

公十六年四月巳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王肅曰弔善也

自律王肅曰父丈夫之顯稱也律法也言毋以自為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

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

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孔子葬魯城北泗水皇覽曰孔子

家室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甃甃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

堂冢堂階當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民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

種之其樹梓枌檉女貞五味桑楸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則

哭各復盡哀或復留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

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

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六一頃故

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年

不絕高皇帝過魯以太牢祠焉諸侯卿相至常先謁然後從政孔

子生鯉字伯魚伯魚年五十先孔子死皇覽曰伯魚冢在孔子冢東與孔子塚大小相望也伯魚生

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皇覽曰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子思生

白字子上年四十七子士生求字子家年四十五子家生箕字子

京年四十六子京生穿字子高年五十一子高生子慎年五十七

嘗為魏相子慎生鮒年五十七為陳王涉博士死於陳下鮒弟子

襄年五十七嘗為孝惠皇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守長九尺六寸子

襄生忠年五十七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安國為今皇帝博士

至臨淮太守蚤卒安國生印印生驩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

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







以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是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

鬼乎蘇林曰狐鳴祠中則是也墳曰假託鬼神以威眾也故勝廣曰此教我威眾也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

眾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漢書音義曰罾音曾文類曰罾魚網也卒買魚

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又間令吳廣之次近所旁叢祠中

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語皆指目陳勝吳廣素愛人士卒多為用

者將尉醉廣故數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眾尉果笞廣

尉劍挺徐廣曰挺猶脫也廣起奪而殺尉陳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斬藉第令毋斬服虔曰藉假也第次第也應劭曰藉更士各籍也今失期當斬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壯士不死即已死

即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

扶蘇項燕從民欲也袒右稱大楚為壇而盟祭以尉首陳勝自立

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收而攻蕪蕪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蕪以東攻鉅鄆苦柘譙皆下之徐廣曰苦柘屬東餘皆在沛也行收兵比至陳

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

譙門中弗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

計事三老豪傑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國

之社稷功宜為王陳涉乃立為王號為張楚當此時諸郡縣苦秦

吏者皆刑其長吏殺之以應陳涉乃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

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地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

王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至陳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

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吳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吳叔弗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漢書音義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贗曰房邑

能下陳王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



君為上柱國周文陳之賢人也

文穎曰即周章

嘗為項燕軍視日

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占

也司馬季主為目者

事春申君自言習兵陳王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

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

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

悉發以擊楚大軍盡敗之周文敗走出關止次曹陽二三

月章邯追敗之復走次澠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剄軍

遂不戰

徐廣曰七月也

武臣到邯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軍張耳召騷

為左右丞相陳王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

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陳王乃遣使者賀

趙而徙繫武臣等家屬宮中而封其子張敖為成都君趣趙兵亟

入關趙王將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

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

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弊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

徇燕地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為燕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

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疆不敢害趙王將

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燕王居數

月趙奉燕王母及家屬歸之燕當此之時諸將之徇地者不可勝

數周市北徇地至狄

徐廣曰今之臨濟

狄人困饑殺狄令自立為齊王以齊

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欲立魏後故甯陵君咎為魏王

應劭曰魏諸公

時咎在陳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與立周市為

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陳王乃立甯陵君咎為魏王遣之國周

市卒為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且暮至我

圍滎陽城弗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滎陽悉精

一名谷欲立六國後以樹黨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之事恐敗因相與  
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  
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  
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軍散走陳銍人  
伍徐徐廣曰一作達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伍徐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陳王初立時陵人秦嘉地理志泗水有陵縣也銍人董緹符離人朱雞石取慮  
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慶於郟陳王聞乃使  
武平君畔爲將軍張晏曰畔名也監郟下軍秦嘉不受命嘉自立爲大司馬  
惡屬武平君告軍吏口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  
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伍徐擊陳柱國房君死章邯又進兵擊陳  
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贊曰楚壯之月也陳王之

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以降秦陳勝葬碭諡曰隱王陳王

故涓人將軍呂臣

應劭曰涓人知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晉灼曰呂氏春秋荆柱國莊伯令謁者駕令涓人取寇

爲蒼頭軍起新

陽徐廣曰在汝南也

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爲楚初陳王至陳令銍人宋

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爲秦宋留

不能入武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咸陽

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陳王軍破出走乃立景駒爲楚王

徐廣曰正月嘉爲上將軍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

齊王曰聞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

儋誅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收兵復聚鄱盜

鄱音婆英布居江中爲羣盜陳勝之起布歸番君吳芮故謂之鄱盜者也

當陽君黥布之兵相收復擊秦左右校破

之青波

漢書音義曰地名也

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陳勝王



凡六月已為王王陳其故人嘗與庸耕者聞之之陳扣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不肯為通陳王出

遮道而呼涉陳王聞之乃召見載與俱歸入宮見殿屋帷帳客曰

夥頤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也沈音長舍反舍一作余楚人謂多為夥故天

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

陳王曰客愚無知顛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陳王故人皆自引去

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

將徇地至今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

吏輒自治之陳王信用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陳

勝雖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時為陳

涉置守冢三十家碣至今血食褚先生曰徐廣曰一作太史公駢按班固奏

以為秦始皇本紀陳涉世家下地形險阻所以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為治

也猶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義為本而以固塞文法為枝葉豈不

然哉吾聞賈生之稱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擁雍州之

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

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

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

王武王昭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

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

賢而重士約從連衡兼韓魏趙燕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邵滑樓緩翟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玉廖田忌廉頗趙

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玉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倫制其兵嘗以什倍之地百萬之師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固已困矣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亦不敢貫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徐廣曰田民曰作銷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弓

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徐廣曰田民曰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躡足行伍之間俛仰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會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句戟長鎗也這戍之眾非儔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嘗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而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



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秦博本為兵謀卒為天下害會稽書曰

亂兵行而之間則中率窮竭之卒隳燬百之眾而轉江

封之封也林猶不又中人非育中子墨賢之賀國米海融之富也

風非然經谷然而刺也襄龍跡之千如隸之人地高士更又而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千將帝王萬世之業也故皇祖

經營守要害之與計百計卒刺休兵而謂曰天下曰安故皇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西川史記卷四十九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惠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娣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盭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其詳靡得而記焉



漢興呂娥姁

徐廣曰姁音泥羽反呂后姊字長姁也

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晚節色衰愛

弛而戚夫人有寵其子如意幾代太子者數矣及高祖崩呂后夷

戚氏誅趙王而高祖後宮唯獨無寵疎遠者得無恙呂后長女為

宣平侯張敖妻敖女為孝惠皇后呂太后以重親故欲其生子萬

方終無子詐取後宮人子為子及孝惠帝崩天下初定未久繼嗣

不明於是貴外家王諸呂以為輔而以呂祿女為少帝后欲連固

根本牢甚然無益也高后崩合葬長陵

關中記曰高祖陵在西呂后陵在東漢帝后同葬則為合葬不合陵諸陵皆如

此祿產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呂氏唯獨置

孝惠皇后居北宮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

非天命孰能當之薄太后父吳人姓薄氏秦時與故魏王宗家

女魏媼通生薄姬而薄父死山陰因葬焉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

魏王而魏媼內其女於魏宮媼之許負所相相薄姬云當生天子

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

聞許負言心獨喜因背漢而畔中立更與楚連和漢使曹參等擊

虜魏王豹以其國為郡而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

姬有色詔內後宮歲餘不得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

約曰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坐河南宮

成臯臺此兩美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聞之問其故兩人只

以實告漢王漢王心慘然憐薄姬是日召而幸之薄姬曰昨暮衣

妾夢蒼龍據吾腹高帝曰此貴徵也吾為女遂成之一幸生男是

為代王其後薄姬希見高祖高祖崩諸御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太

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以希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為代王

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

外家呂氏彊皆稱薄氏仁善故迎代王立為孝文皇帝而太后改



號曰皇太后弟薄昭封為軹侯薄太后母亦前死葬櫟陽北於是  
乃追尊薄父為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已下吏奉守  
冢寢廟上食祠如法而櫟陽北亦置靈文侯夫人園如靈文侯園  
儀薄太后以為母家魏王後早失父母其奉薄太后諸魏有力者  
於是召復魏氏及尊賞賜各以親疏受之薄氏侯者凡一人薄太  
后後文帝二年以孝景帝前二年崩葬南陵以呂后会葬長陵故  
特自起陵近孝文皇帝霸陵徐廣曰霸陵縣有軹道亭實太后趙之清河觀津  
人也呂太后時竇姬以良家子入宮侍太后太后出宮人以賜諸  
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竇姬家在清河欲如趙近家請其主遣  
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宦者忘之誤置其籍代伍中籍奏詔  
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  
竇姬生女嫫後生兩男而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

而王后卒及代王立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孝文帝立  
月公卿請立太子而竇姬長男最長立為太子立竇姬為皇后女  
嫫為長公主其明年立少子武為代王已而又徙梁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早卒葬觀津於是薄太后乃詔有司追尊竇后父為安  
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比靈文園  
法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  
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山作炭  
寒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十數日  
當為侯徙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  
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採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  
竇皇后言之於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  
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於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長者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竇皇后病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尹姬皆毋子孝文帝崩孝景帝立乃封廣國爲章武侯長君前死封其子彭祖爲南皮侯吳楚反時竇太后從昆弟子竇嬰任俠自喜將兵以軍功爲魏其侯竇氏凡三人爲侯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竇太后後孝景帝六歲建元六年崩合葬霸陵遺詔盡以東宮金錢財物賜長公主嫖 王太后槐里人母曰臧兒臧兒者故燕王臧荼孫也臧兒嫁爲槐里王仲妻生男曰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長陵

田氏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因欲竒兩女乃奪金氏金氏怒不肯予決乃內之太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美人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孝文帝崩孝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先是臧兒又入其少女兒姁兒姁生四男景帝爲太子時薄太后以薄氏女爲妃及景帝立立妃曰薄皇后皇后母子毋寵薄太后崩廢薄皇后景帝長男榮其母栗姬栗姬齊人也立榮爲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予爲妃栗姬妬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景帝得貴幸皆過栗姬栗姬日怨怒謝長公主不許長公主欲子王夫人王夫人許之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視唾其背挾邪媚道景帝以故望之景帝嘗體不安心不樂屬諸子爲王者於栗姬曰百歲



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遜景帝恚心嗾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日譽王夫人男之美景帝亦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望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大行奏事畢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為皇后景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恨不得見以憂死卒立王夫人為皇后其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景帝崩太子襲號為皇帝尊皇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景帝十三男一男為帝十二男皆為王而兒姁早卒其四子皆為王王太后長女號曰平陽公主次為南宮公主次為林慮公主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王仲早死葬槐里追尊為共侯置園邑二百家及平原君卒從田氏葬長陵置園比共侯園而王太后後孝景帝十六歲以元朔

四年崩合葬陽陵王太后家凡三人為侯

衛皇后字子夫生徵

矣蓋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

徐廣曰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

子夫為平陽主謳

者武帝初即位數歲無子平陽主求諸良家子女十餘人飾置家

武帝祓

徐廣曰三月上巳臨水祓除謂之祓也

霸上還因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上弗說既飲謳者進上望見獨說衛子夫是日武帝

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

因奏子夫奉送入宮子夫上車平陽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

即貴無相忘入宮歲餘竟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歸

之衛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日隆召其兄

衛長君弟青為侍中而子夫後大幸有寵凡生三女一男男名據

初上為太子時娶長公主女為妃立為帝妃立為皇后姓陳氏無

子上之得為嗣大長公主有力焉

徐廣曰即景帝姊也

以故陳皇后驕貴聞衛



子夫大幸志幾死者數矣上愈怒陳皇后挾婦人媚道其事頗覺於是廢陳皇后而立衛子夫為皇后陳皇后母大長公主景帝姊也數讓武帝姊平陽公主曰帝非我不得立已而棄捐吾女壹何不自喜而倍本乎平陽公主曰用無子故廢耳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然竟無子衛子夫已立為皇后先是衛長君死乃以衛青為將軍擊胡有功封為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封為列侯及衛皇后所謂姊衛少兒少兒生子霍去病以軍功為冠軍侯號驃騎將軍青號大將軍立衛皇后子據為太子衛氏枝屬以軍功起家五人為侯及衛后色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為齊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寵有男一人為昌邑王李夫人早卒其兄李延年以音幸號協律協律者故倡也兄弟皆坐姦族是時其長兄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不及誅還而上既夷李氏後憐其

家乃封為海西侯他姬子二人為燕王廣陵王其母無寵以憂死及李夫人卒則有尹婕妤之屬更有寵然皆以倡見非王侯有上之士女不可以配人主也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問習漢家故事者鍾離生曰王太后在民間時所生子女者徐廣曰名俗父為金王孫王孫已死景帝崩後武帝已立

王太后獨在而韓王孫名嫣素得幸武帝承間自言太后有女在長陵也武帝曰何不早言乃使使往先視之在其家武帝乃自往

迎取之蹕道先驅旄騎出橫城門如淳曰橫音光三輔黃圖云北面西頭門乘輿馳至長陵當

小市西入里里門閉暴開門乘輿直入此里通至金氏門外止使武騎圍其宅為其亡走身自往取不得也即使左右羣臣入呼求之家人驚恐女亡匿內中牀下扶持出門令拜謁武帝下車泣曰嗟大姊何藏之深也詔副車載之迴車馳還而直入長樂宮行詔



門著引籍通到謁太后太后曰帝倦矣何從來帝曰今者至長陵  
得臣姊與俱來顧曰謁太后太后曰女某邪曰是也太后爲下泣  
女亦伏地泣武帝奉酒前爲壽奉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  
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費焉於是召平陽主南宮主林慮主  
三人俱來謁見姊因號曰脩成君有子男一人女一人男號爲脩  
成子仲女爲諸侯王王后徐廣曰嫁爲淮南王安太子妃也此二子非劉氏以故太后  
憐之脩成子仲驕恣陵折吏民皆患苦之衛子夫立爲皇后后弟  
衛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四子長子伉爲侯世子侯世  
子常侍中貴幸其三弟皆封爲侯各千三百戶一曰陰安侯二曰  
發干侯三曰宜春侯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  
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是時平陽主寡居嘗用列侯尚主主與左  
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將軍姊  
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於是主乃許之  
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詔衛將軍尚平陽公主焉

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爲龍不變其文家化爲國不變其  
姓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光耀榮華貧賤之時何足累之哉  
武帝時幸夫人尹婕妤邢夫人號姪娥衆人謂之姪何姪何秩比  
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婕妤秩比列侯常從婕妤遷爲皇后  
尹夫人與邢夫人同時竝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  
望見邢夫人帝許之卽令他夫人飾從御者數十人爲邢夫人來  
前尹夫人前見之曰此非邢夫人身也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視其  
身貌形狀不足以當人主矣於是帝乃詔使邢夫人衣故衣獨身  
來前尹夫人望見之曰此真是也於是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



如也諺曰美女入室惡女之仇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貞好傳曰女無美惡入室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鉤弋夫人

姓趙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昭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生昭帝昭帝立時年五歲耳

徐廣曰武帝崩年正七十昭帝年八歲耳

衛太子廢後未復立

太子而燕王旦上書願歸國入宿衛武帝怒立斬其使者於北闕

上居甘泉宮召畫工圖周公負成王也於是左右羣臣知武帝

意欲立少子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

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女不得活夫人死雲陽宮

時暴風揚塵百姓感傷使者夜持棺往葬之封識其處其後帝問

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棄其母乎帝

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也由主少母壯也

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女不聞呂后邪故諸爲武帝

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豈可謂非賢聖哉昭然遠見爲後

世計慮固非淺聞愚儒之所及也諡爲武豈虛哉



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良好傳內女無美惡入宮也  
賢不可入朝是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天夫人  
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賜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世要之知道女不必貴種要之良好傳內女無美惡入宮也  
賢不可入朝是嫉美女者惡女之仇豈不然哉 鈞天夫人  
氏河間人也得幸武帝生子一人賜帝是也武帝年七十乃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楚元王劉交者高祖之同母徐廣曰一作父少弟也字游高祖兄弟四人長

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巨嫂也

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為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

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

上皇以為言高祖曰其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

其子信為羹胡侯徐廣曰羹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而王次兄仲於代徐廣曰

楚王都彭城即位二十三年卒子夷王郢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

立王戊立二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春戊與吳王

合謀反其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則殺尚夷吾起兵與吳

氏河間也

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代王其年罷去諡項王有子曰

高祖六年已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

廣曰



西攻梁破棘壁至昌邑南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道士卒

飢吳王走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

子續吳

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

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

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

王文王立三年卒子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注立襄

王立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書告楚王

謀反王自殺國除入漢為彭城郡

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

趙王劉遂

者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曰幽幽王以憂死故為幽高后王呂祿

於趙一歲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趙王

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

王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入于漢遂既

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鼂錯以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

趙王遂與合謀起兵其相建德內史王悍諫不聽遂燒殺建德王

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

周侯酈寄擊之趙王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

西匈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引水灌趙

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

隱亂臣貴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趙任防與先生

趙堯傳曰趙人防與公也

豈

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

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

漢書賈高帝從父兄

初起時漢王元年還定三

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從東擊項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皐北渡

河得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

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

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

罔陵

徐廣曰在陽夏

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

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項籍漢

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尉共尉已

死以臨江為南郡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廢楚王信囚之分其地

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

魏川出罔陵

馬川出罔陵



乃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高祖弟交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因立子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故荆地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曰澤高祖從祖昆弟高帝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陳豨得王黃為營陵侯高后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田子春游之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為田與也文穎曰不得與汝相知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宰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卿如淳曰閭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

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

公知高祖相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瓚曰謂諸呂共推轂高祖征伐成帝業雅正意也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

秋長諸呂弱太呂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文穎曰欲發之恐大

臣不聽鄧展曰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

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

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

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

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舛望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

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

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

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



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

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

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

安

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

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

天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

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

澤王

燕二年薨諡為敬王傳子嘉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姪生

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姪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

令郢人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今郢人以告之

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劫

捕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

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

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疎然以策

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呂氏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

世事發相重豈不為偉乎

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之呂后而劉澤得王故曰事發相重或曰事起於相重也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高祖長庶男也其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

立肥為齊王食七十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齊王孝惠帝是

也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禮如家人呂太后

怒且誅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勅計獻城陽郡以為魯

元公主湯沐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惠

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崩呂太后制天

下事皆決於高后五年高后立其兄子郢侯即呂台為呂王封

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衛於漢呂太后

封為東廬侯以呂祿為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與居為東牟侯皆宿

衛安中哀王封齊琅邪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其明年趙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三王

徐廣曰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

燕趙梁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

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耕田

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

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穡種立苗欲疏非其

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劔斬

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

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

朱虛侯劉氏為益彊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

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惑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

為婦知其謀乃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計乃與其舅父

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卒衛

王宮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君圍王固

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

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

也遂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

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

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

也習戰事齊王不敢離兵使臣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

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

與魏勃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

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



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爲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爲也不如使我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爲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滅梁燕趙以王諸呂分齊國爲四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高后崩皇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爲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使喻齊王

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諸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

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

方以呂

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爲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爲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諸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



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內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爲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是爲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爲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爲濟北王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皆爲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爲王齊孝王

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爲齊王故齊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

志爲濟北王子辟光爲濟南王子賢爲菑川王子邛爲膠西王子

雄渠爲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楚王戊

反興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

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

圍齊張晏曰膠西菑川濟南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張晏曰姓路爲中大夫告於太子太子復令路中

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

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

楚趣下三國不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已發兵百萬使大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

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

中大夫從漢來喜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藥



布平陽侯等兵至齊擊破三國兵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爲齊首善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爲齊王是爲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年卒子次景立是爲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爲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后欲其家重寵令其長女紀翁主入王宮正其後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主奸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皇太后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取后事亦因謂甲卽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

太后太怒曰王有后後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一作反乃爲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爲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薄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卻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爲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拜主父偃爲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爲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爲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天子亦既囚



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  
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  
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冢園在郡割臨菑  
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陽景王章  
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  
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二年  
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喜立是為共王共王  
八年徙王淮南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子建延立是為  
頃王頃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  
為惠王惠王十一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  
立徐廣曰廿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三年十五歲卒  
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以東牟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

從代來興居曰請與大僕嬰入清宮廢少帝共與大臣尊立孝文  
帝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城陽王俱立  
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  
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  
故絀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興居自以  
失職奪功章死而興居聞匈奴大人漢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  
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  
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張晏曰柴武擊破虜濟北王  
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  
安都侯志為濟北王十一年吳楚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  
楚已平徙志王菑川濟南王辟光齊悼惠王子以勒侯孝文十六  
年為濟南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入



于漢菑川王賢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  
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  
悼惠王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乃徙濟北王王菑川  
凡立三十五年卒諡為懿王子建代立是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  
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  
尚立是為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三年十一歲卒膠西王卬  
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齊悼惠王子以白  
石侯文帝十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地  
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子弟少激秦之  
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史記五十三

菑川中  
氏國圖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蕭相國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  
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

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為亭長

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  
言無比陳留語也

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  
百或五百也

御史監都者與從事常辯之

張晏曰何與其事修辨則何素有方略也蘇林  
曰辯何與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

何乃給泗水卒史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為泗  
水郡駟案文穎曰何為泗水郡卒史

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

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何常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

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

圖書藏之沛公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  
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



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  
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  
立宗廟社稷宗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  
宜施行上來以聞應劭曰上來還乃以所爲聞之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王數失  
軍遁去何常興關中卒輒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  
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王曩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  
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從其計漢王大  
說漢五年旣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  
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文穎曰音贊贊曰今南陽鄼縣也孫檢曰有二縣皆定  
多亂其屬沛郡者音曉屬南陽有音讚案茂陵書蕭何  
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呼曉曉舊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  
字作鄼今皆作鄼所出亂也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

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  
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  
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  
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  
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  
撓功臣多封蕭何應劭曰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  
撓也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  
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  
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  
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  
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



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日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徐廣謂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棄市國除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破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



王衛尉侍

如淳曰百官公卿表衛尉王氏無名字

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舞也上曰

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正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鯨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

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客初起從也

孝惠二年相國何卒

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

諡為文終侯

何以客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

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生等爭烈矣







建成君遷為戚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  
離軍成陽南復攻之杜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  
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曲中破之虜秦司馬  
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得位員者位執珪古爵名從攻陽武下  
輓轅緱氏絕河津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曰尸在假師孟康曰尸鄉北從南攻雙  
與南陽守齧戰陽城郭東應劭曰今格陽陷陳取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  
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  
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棧擊章平軍於好時南  
破之圍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  
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新城  
參將兵守景陵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

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陰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丘以中尉從

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

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

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處反於燕徐廣曰東郡燕縣往擊盡破之

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

疆費曰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

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

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

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

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東鄆徐廣曰鄆縣在太原

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

首烏曰反



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潞陰平原鬲盧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類曰或以為高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徙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千三百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稀將張春軍破之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鯨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參功凡下一國縣一

百二十一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

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司馬

候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若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

漢書音義曰夫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寬姦人無所容寬久且為亂秦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

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



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  
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  
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  
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  
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啟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  
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園中聞吏醉歌呼從  
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  
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宙為中大夫惠帝怪相國  
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乃謂宙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  
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宙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答宙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宙何

治乎

如淳曰猶言用宙為治

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

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  
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  
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  
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宙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  
法類徐廣曰類音古項反一音較若畫一當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平陽侯宙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  
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  
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  
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中宗  
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



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  
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參字子芝在陳留國立二十二年卒諡曰宣惠帝曰善哉朴矣

參字子芝在陳留國立二十二年卒諡曰宣惠帝曰善哉朴矣

參字子芝在陳留國立二十二年卒諡曰宣惠帝曰善哉朴矣

參字子芝在陳留國立二十二年卒諡曰宣惠帝曰善哉朴矣

參字子芝在陳留國立二十二年卒諡曰宣惠帝曰善哉朴矣

參字子芝在陳留國立二十二年卒諡曰宣惠帝曰善哉朴矣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應劭曰大父祖父開地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

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

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

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

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無倉海或曰東夷君長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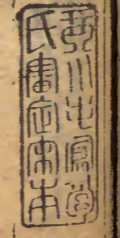
與客徂服虔曰徂伺候也徂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于怨反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

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間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鄂然欲毆之徐廣曰一曰為良怒欲罵之為

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





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曰為其老強忍下取履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

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

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

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

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一作篇曰諱

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

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

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

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為

殿將漢書音義曰官名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

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

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

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

王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即司徒耳但詳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

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

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揚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畱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

徐廣曰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

願沛公且畱壁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一作百益為張旗幟諸

山上為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

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

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



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徐

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即將欲為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曰今臣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唯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

賊宜縞素為資晉灼曰資籍也欲沛公反秦奢秦服儉素以為籍也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

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

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

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

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

邪沛公曰鯁生徐廣曰呂靜曰鯁魚也音比垢反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

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

為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婚令項

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

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

溢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

如淳曰本但與巴蜀故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

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

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

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

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

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

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

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

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郅彭越與齊

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



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我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

張晏曰未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武曰前世湯武著明之事以籌度今時之不若也

曰昔

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代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式拘一作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曰革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輪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輪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



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  
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入  
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彊則六國弱從之陛下焉  
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  
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  
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  
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  
良曰臣始起下邳與士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  
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  
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

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

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道韋昭曰閣道

望見諸將往往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  
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  
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  
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徐廣曰多作生平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  
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怨  
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  
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  
為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  
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  
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固



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漢書音義曰服辟穀之藥而靜居行氣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強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

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



下故等夷

徐廣曰夷猶儕也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

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

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

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

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

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

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

起至曲郵

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

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

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

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

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

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

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

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

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

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

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

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如淳曰調護猶營護也

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

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

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

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

繳

韋昭曰繳弋射也其矢曰繳

尚安所施歌數闕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

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

邑下

徐廣曰一云出奇計下馬邑

及立蕭何相國

漢書音義曰何時木為相國高祖立之

所與上從容言天

下事甚眾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

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



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舉也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

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

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十六年卒子不疑

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

皆作葆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

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

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

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

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謂人之意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

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媿媿平之不悅家生產曰

食糲糲王者也者世謂曰糲者糲也亦有叔如此不知無有伯

之遠其媿而壽之及平長可家富人莫肯與者貧者亦亦必

久之乃謂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行其媿也平不與平貧待財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

視平平亦以故後去貧隨平至其家家乃貧平亦以貧而富

門外門外有長者車轆以饋平其子仲曰君欲以女孫子陳

平張仲曰君貧不事一畝中盡矣其所為獨奈何平女平負曰

平張仲曰君貧不事一畝中盡矣其所為獨奈何平女平負曰



師討其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  
子游耳乃學薛毅道引輕身  
乃強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雷侯不  
得已履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  
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  
雷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雷侯不疑孝文帝立  
平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雷侯所見老父子書  
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效矣而雷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  
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  
以陳姐人夫之千座雷侯亦云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陳丞相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

徐廣曰陽武屬魏地戶牖今為東昏縣屬陳留

少時家貧好讀書

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

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媿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

食糠覈耳

徐廣曰覈音核駟案孟康曰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紕京師為食鹿屠為紕頭

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

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

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

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

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以弊席為

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子陳

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

西川中鳳鳴氏傳



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  
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誠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  
如事父事嫂如母兄伯已逐其婦此嫂疑後娶也平既娶張氏女齋用益饒游道日廣  
里中社平為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  
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陳涉起而王陳使周市略定魏地立  
魏咎為魏王與秦軍相攻於臨濟陳平固已前謝其兄伯漢書音義曰謝語其  
兄往從少年往事魏王咎於臨濟魏王以為太僕說魏王不聽人或  
讒之陳平亡去久之項羽略地至河上陳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  
平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  
楚項羽乃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咎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  
還項王使項悍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溢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  
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歸項王

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  
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平恐乃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  
無有乃止平遂至脩武降漢徐廣曰漢二年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人  
是時萬石君奮為漢王中涓徐廣曰亦曰涓人受平謁入見平平等七人俱  
進賜食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為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  
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乃拜平為  
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謹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  
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軍長者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  
東伐項王至彭城為楚所敗引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為亞將  
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  
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漢書音義曰飾冠以玉尤好外見中非所有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  
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



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  
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  
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如淳曰孝已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  
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  
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遂事楚  
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  
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  
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  
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顧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  
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  
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攻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  
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

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上之廉節好禮者  
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

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如淳曰猶無廉隅嗜利無恥

者亦多過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

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

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

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

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陳平恣所

為不問其出入陳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

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

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昧等項王既疑之使使至漢

漢王為太牢具舉進見楚使即詳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



復持去更以惡草具

漢書音義曰草粗也

進楚使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

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請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陳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城東門楚因擊之陳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夜出去遂入關收散兵復東其明年淮陰侯破齊自立爲齊王使使之漢王漢王大怒而罵陳平躡漢王

王

漢書音義曰躡謂躡漢王足

漢王亦悟乃厚遇齊使使張子房卒立信爲齊王封

平以戶牖鄉用其奇計策卒滅楚常以護軍中尉從定燕王臧荼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固辭謝曰諸將云何上具告之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

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僞游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行未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預具武士見信至卽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武士反接之

漢書音義曰反縛兩手

遂會諸侯於陳盡

定楚地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而與功臣剖符定封於是與平剖符世世勿絕爲戶牖侯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計戰勝尅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其明年以護軍中尉從攻反者韓



王信於代卒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陳平奇計

使單于闕氏蘇林曰闕氏音馬支如漢皇后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祕世莫得聞譚

新論或云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則言其事祕世莫得而聞也此以工妙踴善故藏隱不傳焉

子能權知斯事否吾應之曰此策乃反薄陋拙惡故隱而不泄高帝見圍七日而陳平往說闕氏

闕氏言於單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說之事矣彼陳平必言漢有好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

無有今困急已馳使歸迎取欲進與單于見此人必大好愛之愛之則闕氏日於遠使不如

及其未到今漢得脫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此說簡而要

及得其用則欲使神怪故隱匿不泄也劉子駿聞吾言乃立稱善焉按漢書音義應劭說此事大

旨與桓論略同不知是應全取桓論高帝南過曲逆地理志縣屬中山也上其城望見其屋

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曰曲逆

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

戶於是乃詔御史更以陳平為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其

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攻陳豨及黥布凡出六奇計輒益邑凡六益

封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也高帝從破布軍還病創徐行至長安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

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

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

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

頹之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

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傳詣長

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

及呂頹讒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

立復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

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為郎中令曰傳教孝惠如

是後呂頹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孝惠帝六年相

國曹參卒以安國侯王陵為右丞相徐廣曰王陵以容從起豐以鞍將別守豐

陳平為左丞相王陵者故沛人始為縣豪

封為雍侯高帝八年定食安國二十一年卒諡武侯至玄孫坐酎金國除



高祖微時兄事陵陵少文任氣好直言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陽陵亦自聚黨數千人居南陽不肯從沛公及漢王之還攻項籍陵乃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謹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陵母陵卒從漢王定天下以善雍齒雍齒高帝之仇而陵本無意從高帝以故晚封為安國侯安國侯既為右丞相二歲孝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王陵王陵曰不可問陳平陳平曰可呂太后怒乃詳遷陵為帝太傅實不用陵陵怒謝疾免杜門竟不朝請七年而卒陵之免丞相呂太后乃徙平為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給事於中子康曰不在治便止宮中也食其亦沛人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為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

為侯幸於呂太后及為相居中百官皆因決事呂頹常以前陳平為高帝謀執樊噲數讒曰陳平為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頹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頹之讒也呂太后立諸呂為王陳平偽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審食其免相徐廣曰審食其初以舍人起侍呂后孝惠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二年孝文帝立以為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陳平欲讓勃尊位乃謝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於是孝文帝乃以絳侯勃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次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

死子平代二十二年景帝三年坐謀反國除一本云食其免後二歲為

沛南王所殺文帝令其子平嗣侯留川王反辟陽近留川平降之國除

帝於沛又從在楚封二十五年文帝二年



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  
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  
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  
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張晏曰若今人謝曰惶恐也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莫不主臣孟康曰主臣主羣臣也若今言人主也韋昭曰言主臣道不敢欺也陛下不知其驚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漢書音義曰頭數也君欲強對邪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為一丞相孝文帝二年丞相陳平卒諡為獻侯子共侯買代侯二年卒子簡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一年何坐略人妻棄市國除始陳平

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

不得

徐廣曰陳掌者衛青之子塔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呂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知謀孰能當此者乎



樂谷絲麻澤休豈不善故善絲姑非喉結據當此管平  
條之獲匪固家之患又呂氏耕事多姑矣然平黃且銀宗風以  
報其意固以袁矣則順對對焚燬之間卒溫高帝常出奇信絲  
太史公曰刺丞休平也却本我黃帝太子之流文其體肉股土之  
不其滌書之七社  
多創斷也然其外曾絲刺掌以滌天據貴氣願再蘇其刺天然絲  
曰姓多創指是前案之祖禁吾世唱蘇亦已矣絲不消蘇以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絳侯周勃者沛人也其先卷徐廣曰卷縣在滎陽徙沛勃以織薄曲為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如淳曰以樂喪家若俳優贊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材官引強漢書音義曰能挽強弓馬也高祖之為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

反與戰却適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畱及蕭復攻碭破之天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蒙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服虔曰略得殿兵也如淳曰殿孫檢曰一說上功曰最下功曰殿戰功曰多周勃事中有此三品與諸將俱計功則曰殿最獨捷則曰多多義見周禮故此云擊章邯車騎殿又云先至城下為多又云攻槐里好時最是也定魏地攻爰戚東緡徐廣曰屬山陽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秦軍阿

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胸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張漢書音義曰攻壽張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至城下為多文穎曰勃士卒至者多如淳曰周禮戰功曰多後章邯破殺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

取臨濟攻張

以前至卷破之擊李由軍雍丘下攻開封先

禹州地鳳崗氏書函商甫



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號安武侯為碭郡長沛公拜勃為虎賁令徐廣曰一云句盾令以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

尉於城武破之擊王離軍破之攻長杜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

擊趙賁軍尸北南攻南陽守齧破武關峽關破秦軍於藍田至咸

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勃爵為威武侯從入漢中

拜為將軍還定三秦至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時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

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北攻漆擊章平姚卬軍西定汧還下郿

頻陽圍章邯廢丘破西丞徐廣曰天水有西縣擊盜巴軍破之如淳曰章邯將攻上邽東

守峽關轉擊項籍攻曲逆最還守敖倉追項籍籍已死因東定楚

地泗川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雒陽櫟陽賜與潁陽侯共食

鍾離以將軍從高帝擊反者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

為多賜爵列侯剖符世世勿絕食絳八千一百八十戶號絳侯以

將軍從高帝擊反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徐廣曰屬雲中擊胡

騎破之武泉北轉攻韓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

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後擊韓信軍於岩石應劭曰砦音沙武曰地名破之追北八

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多勃遷

為太尉擊陳豨屠馬邑所將卒斬豨將軍乘馬徐廣曰姓乘馬擊韓信陳

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鴈門守園因轉攻得雲中守

遼丞相箕肆將勳徐廣曰箕一作冀勳一作專一作轉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

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得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

代郡九縣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得綰大將抵

丞相偃守陘張晏曰盧綰郡守陘其名太尉勃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徐廣曰在上谷破綰軍上

蘭復擊破綰軍沮陽徐廣曰在上谷蘭案服虔曰沮音阻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

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



一人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鄉坐而責之如淳曰勃自東向坐責諸生說士不以賓主之禮

趣為我語其椎少文如此贊曰令直言勿稱經書也韋昭曰椎不撓曲直至如椎勃既定燕而歸高祖

已崩矣以列侯事孝惠帝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徐廣曰功臣表及將相表比高后四年始置太尉

以勃為太尉十歲高后崩呂祿以趙王為漢上將軍呂產以呂王

為漢相國秉漢權欲危劉氏勃為太尉不得入軍門陳平為丞相

不得任事於是勃與平謀卒誅諸呂而立孝文皇帝其語在呂后

孝文事中文帝既立以勃為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食邑萬戶居月

餘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

位以寵久之即禍及身矣勃懼亦自危乃謝請歸相印上許之歲

餘丞相平卒上復以勃為丞相十餘月上曰前日吾詔列侯就國

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乃免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守尉

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

有上書告勃欲反徐廣曰文帝四年時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

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

之李奇曰吏所執簿韋昭曰牘版曰以公主為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

之韋昭曰尚奉也故獄吏教引為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

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徐廣

文帝應劭曰陌領絮也如淳曰太后志怒遺得左右物曰絳侯縮皇帝應劭曰

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音弟

文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

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

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侯復就國孝文帝十一年卒諡為武侯子勝之代侯六歲尚公主



不相中

如淳曰猶言不相合當

坐殺人國除絕一歲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

內守亞夫封為條侯

徐廣曰表皆作脩字  
綱案服虔曰脩作條

續絳氏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為

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貴

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

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

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

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

侯續絳氏後文帝之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為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

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

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

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

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

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

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案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

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

應劭曰禮  
介者不拜

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

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

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文帝崩拜

亞夫為車騎將軍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

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

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曰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



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飢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  
 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  
 奔壁東南陬如淳曰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  
 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  
 兵購吳王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  
 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尉計謀為是由此梁孝王與太尉有郤歸  
 復置太尉官五歲遷為丞相景帝甚重之景帝廢栗太子丞相固  
 爭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  
 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景帝讓曰始南皮章武侯瓚曰南皮  
 后兄子章武侯竇彭祖太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

主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乃封其子彭祖願  
 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景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丞相議之  
 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  
 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景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  
 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皆其主降  
 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  
 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  
 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觥韋昭曰大觥也無切肉又不置  
 櫛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櫛應劭曰尚景帝視而笑曰此非不足  
 君所乎孟康曰設觥無筋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  
 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為  
 父買工官尚方徐廣曰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可以葬

徐廣曰甲楯五百被徐廣曰音披可以葬  
名也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



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汗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如淳曰簿問責其情條侯不對景帝罵之

曰吾不用也孟康曰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折衷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諡為共

侯子建德代侯十三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

國除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條侯果餓死死後景帝乃封王信為

蓋侯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為布衣時鄙樸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

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

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  
立十七年孝文移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其王立三  
十九年元光二年卒諡為代王十九年漢廢關以常山為  
限而徙代王王清河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  
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元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也



者取庸苦之不子致庸知其益買卿官怒而上變告子事遊汗  
條侯書既聞上上下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  
曰吾不用也右與曰不用及對存請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  
反邪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  
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  
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國除絕一歲景  
帝乃更封絳侯勃他子堅為平曲侯續絳氏後十九年卒諡為共  
侯除建德代侯十二年為太子太傅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  
侯侯而不得中饋不綴絲以讓因悲夫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  
戾風公所以戒苛亞夫之田共耕勉重耕望反縣首身以誦且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西漢書卷之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梁孝王武者孝文皇帝子也而與孝景帝同母母竇太后也孝文

帝凡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孝文

帝即位二年以武為代王徐廣曰中都以參為太原王徐廣曰都晉陽以勝為梁王

徐廣曰都雒陽二歲徙代王為淮陽王徐廣曰都陳以代盡與太原王號曰代王參

立十七年孝文後二年卒諡為孝王子登嗣立是為代共王立二

十九年元光二年卒子義立是為代王十九年漢廣關以常山為

限而徙代王王清河徐廣曰都清陽清河王徙以元鼎三年也初武為淮陽

王十年而梁王勝卒諡為梁懷王懷王最少子愛幸異於他子其

明年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梁王之初王梁孝文帝之十二年也梁

王自初王通歷已十一年矣梁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



年入朝留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十二年孝文帝崩二

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也上與梁王燕

飲嘗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

喜太后亦然其春吳楚齊趙七國反吳楚先擊梁棘壁文頴曰地名殺數

萬人梁孝王城守睢陽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大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

梁所破殺虜略與漢中分漢書首義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等明年漢立太子其後梁最

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秦山西至高陽徐廣曰在陳留縣

駟案司馬彪曰園有高陽亭也四十餘城皆多大縣孝王竇太后少子也愛之賞賜不

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

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徐廣曰睢陽有平臺里駟案如淳曰在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

中東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東西馳獵擬於天子出言趨入

言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

孫詭鄒陽之屬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王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

之曰公孫將軍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巨

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

節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鄧展曰但將駟馬往讚曰稱乘輿駟馬則車馬皆往言不駕六馬耳天子副車駕駟馬既朝

上疏因留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景帝同輦出則同車游獵射禽

獸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

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為後嗣大臣及袁盎

等有所關說於景帝竇太后義格如淳曰故閣不得下亦遂不復言以梁王為

嗣事由此以事祕世莫知乃辭歸國其夏四月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

及他議臣十餘人逐其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逐賊果梁使



之乃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捕公孫詭羊勝公孫詭羊勝匿  
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國進諫王  
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  
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  
蘭說王漢書音義曰茅蘭孝王臣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此喪人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

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  
景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然後太后景帝大喜相  
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景帝益疏王不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長山有獻牛  
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諡曰孝王孝王慈孝每  
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寢常欲留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

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  
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倉梁孝王長  
子買為梁王是為共王子明為濟川王子彭離為濟東王子定為  
山陽王子不識為濟陰王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  
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梁共王三年景帝崩  
共王立七年卒子襄立是為平王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  
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太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  
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孝王在時有罍樽鄭德曰上蓋刻為雲雷象直  
千金孝王誠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  
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人他物雖百巨萬  
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府取罍樽賜任王  
后李太后大怒漢使者來欲自言平王襄及任王后遮止閉門李



太后與爭門措指

晉灼曰許慎措置措以為窄

遂不得見漢使者李太后亦私與食

宮長及郎中尹霸等士通亂而王與任王后以此使人風止李太后李太后內有淫行亦已後病薨病時任皇后未嘗請病薨又不持喪元朔中睢陽人類犴反者人有辱其父而與淮陽太守客出同車太守客出下車類犴反殺其仇於車上而去淮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石二千石以下求反甚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乃上變事具告知王與大母爭樽狀時丞相以下見知之欲以傷梁長吏其書聞天子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請廢襄為庶人天子曰李太后有淫行而梁王襄無良師傅故陷不義乃削梁八城梟任王后首于市梁餘尚有十城襄立三十九年卒諡為平王子無傷立為梁王也 濟川王明者梁孝王子以桓邑侯孝景中六年為濟川王七歲坐射殺其中尉漢有司請誅天子弗忍誅廢明為庶

人遷房陵地入于漢為郡

濟東王彭離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

六年為濟東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無人君禮昏暮私與其奴亡

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

所殺發覺者百

餘人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言漢有司請誅上不忍

廢以為庶人遷上庸地入于漢為大河郡 山陽哀王定者梁孝

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山陽王九年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山

陽郡 濟陰哀王不識者梁孝王子以孝景中六年為濟陰王一

歲卒無子國除地入于漢為濟陰郡

太史公曰梁孝王雖以親愛之故王膏腴之地然會漢家隆盛百

姓殷富故能植其財貨廣宮室車服擬於天子然亦僭矣 褚先

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於宮殿中老郎吏好事者稱道之也竊以為

令梁孝王怨望欲為不善者事從中生今太后女主也以愛少子



故欲令梁王爲太子大臣不時正言其不可狀阿意治小私說意以受賞賜非忠臣也齊如魏其侯竇嬰之正言也何以有後禍景帝與王燕見侍太后飲景帝曰千秋萬歲之後傳王太后喜說竇嬰在前據地言曰漢法之約傳子適孫今帝何以得傳弟擅亂高帝約乎於是景帝默然無聲太后意不說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取一桐葉以與之曰吾用封汝周公聞之進見曰天王封弟甚善成王曰吾直與戲耳周公曰人主無過舉不當有戲言言之必行之於是乃封小弟以唐縣是後成王沒齒不敢有戲言言必行之孝經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此聖人之法言也今主上不宜出好言於梁王梁王上有太后之重驕蹇日久數聞景帝好言千秋萬世之後傳王而實不行又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二月爲王

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畱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畱且半歲入與人主同輦出與同車示風以大言而實不與令出怨言謀畔逆乃隨而憂之不亦遠乎非大賢人不知退讓今漢之儀法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畱鄙語曰驕子不孝非惡言也故諸侯王當爲置良師傅相忠言之士如汲黯韓長孺等敢直言極諫安得有患害蓋聞梁王西入朝謁竇太后燕見與景帝俱侍坐於太后前語言私說太后謂帝曰吾聞殷道親親周道尊尊其義一也安車大駕用梁孝王爲寄景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出帝召袁盎諸大臣通經術者曰太后言如是何謂也皆對曰太后意欲立梁王爲帝太子帝問其狀袁盎等曰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立子殷



道質質者法天親其所親故立弟周道文文者法地尊者敬也敬其本始故立長子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帝曰於公何如皆對曰方今漢家法周周道不得立弟當立子故春秋所以非宋宣公宋宣公死不立子而與弟弟受國死復反之與兄之子弟之子爭之以爲我當代父後卽刺殺兄子以故國亂禍不絕故春秋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臣請見太后白之袁盎等入見太后太后言欲立梁王梁王卽終欲誰立太后曰吾復立帝子袁盎等以宋宣公不立正生禍禍亂後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狀報太后太后乃解說卽使梁王歸就國而梁王聞其議出於袁盎諸大臣所怨望使人來殺袁盎袁盎顧之曰我所謂袁將軍者也公得毋誤乎刺者曰是矣刺之置其劍劍著身視其劍新治問長安中削厲工工曰梁郎某子來治此劍以此知而發覺之發使者捕逐之獨梁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吏窮本之謀反端頗見太后不食日夜泣不止景帝甚憂之問公卿大臣大臣以爲遣經術吏往治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禮來還至霸昌殿取火悉燒梁之反辭但空手來對景帝景帝曰何如對曰言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其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以伏誅死梁王無恙也景帝喜說曰急趨謁太后太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曰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禮不可以爲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從管中闚天也

